

朝鮮時代女性 詩文集全編

①

張伯偉 主編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



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

張伯偉 主編
俞士玲 左江 參編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

上

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 / 張伯偉主編；俞士玲，
左江編。-- 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1.8
ISBN 978-7-5506-0783-5

I. ①朝… II. ①張… ②俞… ③左… III. ①古典詩
歌—詩集—朝鮮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朝鮮 IV.
①I312.0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1)第181773號

- 書 名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
主 編 張伯偉
參 編 俞士玲 左 江
責任編輯 林日波
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
發行部電話 025—83223462
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蘇新華印刷廠
南京市新港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:210038
開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張 66.125
字 數 1583千字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5506-0783-5
定 價 280.00圓(全三冊)
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-68037411)

前言

張伯偉

本書彙集了朝鮮時代（一三九二—一九一〇）的女性詩文集。

我們常常將「詩歌」、「歌謠」籠統地理解為「詩」，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大體可以，但是在中國以外的東亞古代文學史上，「詩」所指涉的往往是以漢字撰寫的一種韻文形式，即「漢詩」，而在諺文、假名、喃字創立之後，「歌」多指以本民族文字撰寫的韻文形式，在不同地域被指為「時調」（朝鮮半島）、「和歌」（日本）或「演歌」（越南）等。因此，這裏說的「詩文集」，指的都是用漢字撰寫的文學作品，亦即漢文學。

朝鮮半島的女性漢文學創作具有悠久的淵源。漢代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的一曲《箜篌引》，曾引得「聞者莫不墮淚飲泣」，其辭曰：「公無渡河，公竟渡河。墮河而死，將奈公何。」^(一)此曲本為白首狂夫之妻所歌，霍里子高轉述於麗玉，「麗玉傷之，乃引箜篌而寫其聲」，「寫其聲」者，當即抒發其心聲之謂，故其辭乃出於麗玉。金富軾（一〇七五—一一五一）《三國史記》卷五《真德王本紀》載，唐高宗永徽元年（六五〇），真德女王親製五言古詩《太平頌》，織錦以獻。全詩凡百字二十句，有所謂「大唐開鴻業，巍巍皇猷昌。止戈戎衣定，修文繼百王」^(二)云云，辭氣莊嚴，風格典重，舊題李奎報（一一六八—一二四一）《白雲小說》評為「高古雄渾，比始唐諸作，不相上下」^(三)，《三國史記》全錄之。又《文苑英華》載陳子昂《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》，薛氏（？—六九三）乃高句麗國王之胤，初出家，後返俗為郭元振妾。其返俗

之謠云：「化雲心兮思淑貞，洞寂滅兮不見人。瑤草芳兮思氛氲，將奈何兮青春。」〔四〕《全唐詩》亦作爲詩一首而收入。以上三例，分別出自女王、貴婦和民間女子，頗具代表性。在朝鮮漢文學史上，人們向來皆以崔致遠（八五七—？）爲鼻祖，如《白雲小說》評之曰：「有破天荒之大功，故東方學者皆以爲宗。」〔五〕成俔（一四三九—一五〇四）《慵齋叢話》卷一云：「我國文章，始發揮於崔致遠。」〔六〕洪萬宗（一六四三—一七二五）《小華詩評》卷上云：「崔致遠文體大備，遂爲東方文學之祖。」〔七〕然而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，朝鮮半島的漢文學實始於女性，女性創作乃堪稱「東方文學之祖」。

然而朝鮮半島女性詩文流傳至今者，與其寬遠的淵源相比，却顯得稀少。若與中國女性創作的數量相比，則更爲寥寥。以彙爲本書者而言，將別集、家集、唱和集及選集統計數，共有三十七種〔八〕，另有專書二種，皆爲朝鮮時代的作品。晚清雷瑨輯《閨秀詩話》十六卷，以清代女性爲主，已「得閨秀一千三百餘人」〔九〕，曾計劃編纂《女文苑傳》的薛紹徽云：「自開清迄今，閨秀之詩文詞可錄者約三千餘家。」〔一〇〕其抄藏之閨集，亦已達六百餘種〔一一〕。而胡文楷之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，一九五七年初版之時，已著其目四千餘家，得其集八百餘種。其後踵事增華者，所得尚不止此數。相比之下，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的數量可謂寥若晨星。此一現象及原因，前人亦有指出者，如徐居正（一四二〇—一四八八）《東人詩話》卷下云：

古之閨秀如蔡琰、班婕妤、薛濤之輩，其詞藻工麗，可與文士頡頏。……吾東方絕無女子學問之事，雖有英資，止治紡績而已，是以婦人之詩罕傳。……況四方皆有性，千里不同風，吾東方女子不學之俗，安知反有益耶？〔一二〕

魚叔權《稗官雜記》卷四云：

婦人之職，中饋織紵而已。文墨之才，非其所宜。吾東之論，從古如此，雖有才稟之出人者，亦忌諱而不勉，可歎也。(二三)

沈守慶(一五二八——一六〇一)《遣閑雜錄》云：

婦人能文者，古有曹大家班姬、薛濤輩，不可殫記。在中朝非奇異之事，而我國則罕見，可謂奇異矣。……議者或以爲婦人當酒食是議，而休其蠶織，唯事吟哦，非美行也。吾意則服其奇異焉。(一四)

李瀾(一六八一——一七六三)《星湖僊說類選》卷三「婦女之教」云：

讀書講義是丈夫事，婦人有朝夕寒暑之供，鬼神賓客之奉，奚暇對卷誦誦哉？……東俗與中土不侔，凡文字之工，非致力不能，初非可貴也。其《小學》、《內訓》之屬，都是丈夫之任，宜默究而知其說，隨事儆誨而已。若令閨壺緩於蠶織而先務執卷，則奚可哉？(一五)

李德懋(一七四一——一七九三)《士小節·婦儀》云：

婦人當略讀書史、《論語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小學》書、《女四書》，通其義。識百家姓、先世譜系、歷代國號、聖賢名字而已，不可浪作詩詞，傳播外間。周文煒曰：「寧可使人稱其無才，不可使人稱其無德。世家大族，一二詩章不幸流傳，必列於釋子之後，娼妓之前，豈不可恥。」(二六)

鄭萬朝(一八五八——一九三六)《榕燈詩話》云：

我東女流之能詩者絕罕，士大夫家閨範嚴正，絕不學詩詞。(一七)

以上輯錄的資料，自十五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。在這種文化環境中，女性自身往往壓抑其創作衝動，除妓女以外，閨秀即便有作，亦流傳不廣，以至於博學且留意女性詩文如李德懋者說：「高麗五百年，只傳閨人詩一首。」^{〔二八〕}甚至有人懷疑真德女王之作，也是用金錢向華人換購者，如金萬重（一六三七—一六九二）《西浦漫筆》卷下云：

新羅真德織錦頌德詩，全篇典雅，絕無夷裔氣。爾時三韓文字，恐不能如此，無乃以金購於華人耶？^{〔二九〕}

以至於後來的李圭景（一七八八—？）也語帶保守地說：「若真平（當作『德』）自製，則以女主能知頌體，織就成文，以獻天朝，使一片鷄林名垂不朽，乃女君之英主也。」^{〔三〇〕}

在上述文化環境中，朝鮮時代的女性創作未曾零落殆盡，還能够得到編纂並流傳至今，亦非偶然。考察這些問題，僅用文獻學的方法是遠遠不夠的。文獻學能够說明「是何」的問題，但無法解釋「為何」以及「如何」的問題。這些文集為何被編纂，是什麼因素在推動，又如何被閱讀，產生了何種反應，涉及書籍的生產、流通、消費以及再生產、再流通、再消費，因此，應該以綜合的眼光予以審視，發現其內在聯繫。茲拈出其犖犖大者稍作闡發，細故末節則姑且從略。

一、許筠首加倡導實踐之樣板

朝鮮半島第一部女性詩文集之編纂，首推許筠（一五六九—一六一八）為其姊氏許楚姬（字景樊，號蘭雪，一五六三—一五八九）所編之《蘭雪軒集》。從觀念上而言，朝鮮男性對女性創作持有積極肯定態

度者頗爲少見，許氏之前有魚叔權，其《稗官雜記》卷四歷舉高麗、朝鮮時代女性之詩畫，而用「豈可以婦人之筆而忽之？」又豈可以婦人之所宜責之哉？^{〔二二〕}結之，沈守慶也對女性文才之美「服其奇異」。但許筠的態度更爲積極，調子亦更爲高昂，其《鶴山樵談》云：

東方婦人能詩者鮮，所謂「惟酒食是議」，不當外求詞華者邪？然唐人詩以閨秀稱者二十餘家，文獻足可徵也已。近來頗有之，景樊天仙之才，玉峰亦大家。……文風之盛，不愧唐人，亦國家之一盛事也。^{〔二三〕}

明代中後期以降，女性文學在文壇迅速崛起，專收女性作品的書籍也風行一時，其書名往往冠之以「閨秀」、「名媛」，即使普通的選集，也往往收錄閨秀詩。許筠說中國「以閨秀稱者二十餘家，文獻足可徵也已」，表明這一文學現象對他在相當程度上有所啓發和刺激。而將女性創作上升到國家盛事之一的高度，可謂前所未有。

不止於此，許筠在其《惺叟詩話》、《鶴山樵談》等書中，對朝鮮女性詩文皆予以高度評價，如果說，他在評論李玉峰詩「清壯，無脂粉態」^{〔二四〕}或「甚清健，殆非婦人脂粉語也」^{〔二五〕}時，還是出於一種男性的眼光，李氏詩受到肯定的原因是其雖出於婦人之作，却并「無脂粉態」，那麼，在評論蘭雪軒作品時，幾乎完全是以文學家的眼光來看待。《鶴山樵談》云：「姊氏詩文俱出天成，喜作游仙詩，詩語皆清冷，非烟火食之人可到也。文出崛奇，四六最佳。」^{〔二六〕}又云：「《游仙詞》百篇，皆郭景純遺意，而曹堯賓輩莫及焉。仲氏及李益之皆擬作，而率不出其藩籬。姊氏可謂天仙之才。」^{〔二七〕}假定要以性別眼光作評論，則在許筠看來，蘭雪軒之作非但爲一般女性所不及，而且亦非東國男性之可及，甚至亦非中國男性之可超越。

權輿（一五六九—一六一二）受許筠之托刪選批點《國朝詩刪·許門世稿》，其批蘭雪軒《望仙謠》云：「長吉之後，僅得二篇。」（三七）《湘絃謠》下引明人汪世鍾評語：「此作非我明以後諸人所可及也，假使李、溫操翰，亦未必遽過之。」（三八）我們暫且忽略這些評語中的個人抑揚及感情色彩，在一片女性不宜爲文作詩的聲浪中，這樣的評語堪稱石破天驚，其對當時文壇所造成的衝擊與震蕩是不難想見的。

從推動女性詩文的創作、刊刻、流傳的角度看，《蘭雪軒集》的編纂爲朝鮮女性樹立了一個切實可依的樣板。蘭雪軒辭世不久，許筠即着手整理編輯其集，並於次年（一五九〇）編成。據許筠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爲該書第一個朝鮮刻本所作《跋》文，謂姊氏「平生著述甚富，遺命茶毗之，所傳至鮮，俱出於筠臆記」（二九）。可知蘭雪軒大量詩文皆已焚毀，故文集之編纂俱出於許筠記憶。此書是朝鮮時代最早編成的女性文集，許筠請當時政壇和文壇領袖人物柳成龍（西厓，一五四二—一六〇七）爲之序跋，柳在萬曆庚寅（一五九〇）作《跋蘭雪軒集》，又在辛卯歲（一五九一）作序（三〇），贊歎曰：「異哉！非婦人語！何許氏之門多奇才也！」并囑許筠「寶藏之，備一家言，勿使無傳」（三一）。許筠確爲此集之「勿使無傳」作出了努力，但不是用「寶藏之」而秘不示人的方式。萬曆丙午（一六〇六），朱之蕃、梁有年出使朝鮮，許筠示以《蘭雪軒集》，朱爲作《小引》，梁爲之《題辭》。《小引》高度評價蘭雪軒詩，以爲非宋代李清照、朱淑真「悲吟苦思，以寫其不平之衷，而總爲兒女子之嘻笑嘖蹙者」之可比；《題辭》則由許氏一門多才引申到東國女性詩文傳統云：

余於是益信東國山川之靈，孕毓有餘。許氏家門之瑞，長發不匱，弗獨偉丈夫輩出之爲烈者。唐永徽初，新羅王真德織錦作《太平詩》以獻，載入《唐音》，至今膾炙相傳，謂爲其先王真平之女。然則

女中聲韻，在東方從來既遠，而《蘭雪集》尤其趾美獨盛者。

自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的朝鮮刻本開始，《蘭雪軒集》的卷首就刊登了朱之蕃《小引》和梁有年《題辭》。從此，無論是在朝鮮還是在中國，蘭雪軒皆可謂名聲大噪。李睟光（一五六三—一六二八）《芝峰類說》卷十四評其詩「爲近代閨秀第一」〔三三〕。其後金鑣（一七六六—一八二一）有「東方名媛數十輩，詞翰先稱荷谷妹」〔三三〕之句，申緯（一七六九—一八四五）《東人論詩絕句》稱許爲「閨媛中第一」〔三四〕，朝鮮末期黃玹（一八五五—一九一〇）《讀國朝諸家詩》亦云「第一仙才屬景樊」〔三五〕，其人其詩已成爲海東女詩人之坐標。而其詩在中國也引起了很大反響。王端淑《名媛詩緯初編》卷二十八評曰：「此等聲口，出自景純、太白輩，嫌其有瓢笠氣；出自女子口中，襟期便已浩渺。……《夏歌》直使義山、飛卿焚硯騷壇。」又引湯顯祖評曰：「讀之陸離射目，不虞異域姬，乃有此淑慧耶？」〔三六〕如果說，湯顯祖之評尚存「異域」之見，王端淑之評已將蘭雪軒置於李商隱、溫庭筠之上。《玉鏡陽秋》之評亦然：「蘭雪《游仙》多有用古人句，及與堯賓相出入者，然蘭雪筆雋實勝曹笨伯。」〔三七〕儘管有因襲之嫌，還要說蘭雪詩有出藍之勝，非曹唐（堯賓）之可比。又云：「蘭雪才情居陸、徐之上，非獨海東奇女也。」〔三八〕以蘭雪軒與中國女性詩人作比，認爲她勝於陸卿子、徐媛，故不應存異域之見〔三九〕。潘之恒《朝鮮慧女許景樊詩集序》云：「毋論朝鮮君臣，即域中都人士女，孰得與之抗衡哉？余故曰許景樊匪直慧女，抑天人也。曰慧女，蓋徵於詩文；曰天人，固不得以朝鮮蕞爾之國而限之矣。」〔四〇〕簡直到了無比崇高之境。這樣的評價也回傳到朝鮮，李宜顯（一六六九—一七四五）曾出使中國，後於其《陶峽叢說》（一七三六年撰）中謂「明人絕喜我東之詩，尤獎許景樊詩」〔四一〕。此後朝鮮時代的女性創作，都往往以蘭雪軒爲榜樣，最爲典型的是許景蘭

之《景蘭集》單士釐《清閨秀藝文略》著錄爲《海東蘭》一卷，其以「景蘭」命名并名集，又字少雪，皆寓有景慕蘭雪軒之意，常云「我乃蘭雪軒超生身也」，其集亦完全是次韻蘭雪軒之作。光州金富倫（一五三一—一五九八）之女金氏（約一五七五—？）有《光州金氏逸稿》一卷，黃蘭善（一八二五—一九〇八）跋其詩，亦以她與蘭雪軒比較云：「蘭雪如丹砂空青，金膏水碧，實物外難得；令人詩如蓼荳芝朮，適於世用，其不更勝於蘭雪一著也歟？」黃氏（一七五四—一七九三）有《情靜堂遺稿》，李彙寧（一七八八—一八六一）序其集，亦以「辭旨雅潔，文采濃麗，較諸李易安之詞、謝道韞之詩、我東許蘭雪之詩若詞，或庶幾相上下」爲說。直至朝鮮末期的吳孝媛，蘭雪軒也依然是其心目中的偶像之一。

總之，由於許筠大力表彰女性創作，並將這類「文風之盛」提高到「國家盛事之一」的高度，在觀念上爲朝鮮女性的文學創作和接受打開了一個天地。同時，他又編纂了第一部朝鮮女性詩文集，在朝鮮和中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也是「文章華國」的一種表現形式。如果說，過去人認識到女性文學創作「在中朝非奇異之事，而我國則罕見」，而論者以「休其蠶織，唯事吟哦，非美行也」^{〔四二〕}爲說尚含有無奈的自我開脫，那麼，當東國女性文學得到中國文壇的高度評價之後，就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起朝鮮女性的創作熱情。儘管《蘭雪軒集》中的偽作問題後來曾遭到柳如是揭露，一些朝鮮男性也爲此而喋喋不休，似乎又找到了女性不宜作詩的理由，但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，就不可能重新回到牢籠之中。從《蘭雪軒集》開始，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的編纂就陸續展開了。就這一點而言，許筠的貢獻是應該大書特書的。

二、明末清初文學選本之刺激

前文引及李宜顯之說，謂中國人尤愛蘭雪軒詩，標誌之一爲「選詩者無不載景燮詩」^{〔四三〕}，其所提及者，即有藍芳威《朝鮮詩選全集》、《列朝詩集》、《明詩綜》、《明詩選》、《詩歸》等。另考諸《巨史》、《名媛彙詩》、《古今女史》等選集，皆可證此言不虛。朝鮮女性詩能够入選衆多中國選集，對於朝鮮文壇來說，無疑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。

明末清初的選本涉及朝鮮文壇者，從入選者的國度而言，大致可分爲兩類：一是專選朝鮮詩；一是以中國詩歌爲主，兼選朝鮮詩。從入選者的性別而言，亦可分爲兩類：一是男女兼選，一是專選女性。但無論是何種類型的選本，朝鮮女性詩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。

明代後期朝鮮詩選本有若干種，如吳明濟《朝鮮詩選》七卷（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）、藍芳威《朝鮮詩選全集》八卷（有美國伯克萊大學圖書館藏本）、汪世鍾《朝鮮詩》四卷、程相如《四女詩》等。除《四女詩》爲專選朝鮮女性作品之外^{〔四四〕}，其它三種皆爲男女詩人兼選。從數量和評價來說，女性詩在其中皆有突出地位。

吳明濟《朝鮮詩選》共入選詩人一百十二名，詩作三百四十首，其中蘭雪軒一人就入選五十八首，是「《朝鮮詩選》作者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……占全書百分之十七」^{〔四五〕}，位居第二的鄭夢周入選十七首，第三鄭希良十六首，第四許筠十五首。略作對比，即可見蘭雪軒在該書中所處位置之顯赫。如果加上其他女性，如李玉峰、成氏、俞汝舟妻，「《朝鮮詩選》共收錄女詩人詩七十首，占全書五分之一。可以說，朝

鮮女性文學正式登場，是從《朝鮮詩選》開始的〔四六〕。

藍芳威《朝鮮詩選全集》分別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和美國伯克萊大學圖書館藏本，後者優於前者。藍《選》共收詩五百八十五首，其中蘭雪軒詩一百三十首，接近四分之一，其所占絕對優勢也是十分明顯的〔四七〕。

汪世鍾編《朝鮮詩》四卷未見，據徐燊《筆精》卷五云：「新都汪伯英，從萬中丞經略朝鮮，集其國中古今詩四卷，儼然中華之調，今拔其尤者載之。」〔四八〕所錄有金淨《旅懷》、白元恒《秋夜》、申光漢《書事》、南孝溫《寒食》，又錄女性詩李媛《自適》、《秋恨》，成氏《楊柳詞》二首，許妹《塞下曲》、《西陵行》，謂三人為「女中之英也，詩法尤俊」，又稱蘭雪軒「律詩、古風尤多雅調，《月殿》當作『玉樓』」上樑文「亦駢儷，不能悉錄」〔四九〕云。徐氏所錄之詩，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評價上來看，女性皆優於男性。汪氏編本雖未見，但從其他旁證材料中可知，其選亦突出蘭雪軒。王同軌《耳談類增》卷三十四「朝鮮許妹氏詩」云：「薊門賈司馬、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，獨許妹氏最多而最工。」〔五〇〕甚至在一些中國人看來，東國文壇值得稱道者即在女性，如王同軌云：「亦其地河岳之靈，偏發於陰於柔，如其方偏，故獨盛乎？不知姬公、召公之遺音，許妹氏得聞否？」〔五一〕這一評價也反饋至朝鮮，洪萬宗《小華詩評》卷下就引用了以上這段話。

概括地說，就上述三種明人所編朝鮮詩選而言，女性詩歌顯然占據最大比重，其中蘭雪軒詩又獨占鰲頭。以當時朝鮮人之心理，甚願其詩為中國士林文壇所聞知稱道，視為無上榮光之事。然而中國人所編朝鮮詩却偏重女性，於是朝鮮士人一方面有所失落，一方面責難許筠，認為是他在向中國介紹朝鮮詩壇時塞入不少「私貨」，以至於衆多朝鮮優秀詩人不為中國所知。申昉（一六八五—一七三六）《屯庵詩

話》指出：

我東諸公，於文則觀大道者蓋亦無多，詩則抱隋珠、握靈蛇自不少人，只緣地限內外，莫自見於中州，爲可恨也。錢牧齋《皇明列朝詩集》錄東方詩頗多，而本朝大家，大半見漏。如挹翠、蘇齋皆不得入錄。錄許氏詩最多，此則朱蘭嶠頒詔時，許筠錄付而得與者也。筠於其時最見知蘭嶠，蘭嶠亦曾求東詩於筠，則此實一機會，而筠之所誦傳，率以與己相合者綺羅油膩之作，而使諸公清俊雄放之辭不達於中華，其責有不可逃者。（五二）

這裏所舉《列朝詩集》屬於以中國詩選爲主，兼選朝鮮詩之類，但申氏所發出的抱怨，實亦貫通於專選朝鮮詩的選本。這無疑是明清之際文學選本對朝鮮文壇所造成的刺激所致，但需要指出的是，這一刺激的結果也有積極的和良性的一面。

流傳至今的朝鮮時代女性文集，時代最早的爲十六世紀初金氏（俞汝舟妻）的《林碧堂遺集》，編纂者爲其七世孫俞世基，編纂時間是朝鮮肅宗九年（康熙二十二年，一六八三），晚於《蘭雪軒集》九十餘年。而編纂動機就是受到《列朝詩集》的刺激，其《跋》云：

去歲之冬，友人金子昂斗明以書狀赴燕，購得錢牧齋謙益氏所輯《列朝詩集》，歸以示余。是集也，蓋哀取洪武以後諸家詩編爲一秩，吾東圃（隱鄭夢周）、牧（隱李穡）以下百餘家亦得與焉。金氏三篇弁諸閨什之首。……今因錢公之所撰，始得家乘所不載，世間所不傳之三篇，并如前所有四篇爲七篇，其亦多矣。

《列朝詩集》所收金氏詩三首（《別贈》、《貧女吟》、《賈客詞》）乃「家乘所不載、世間所不傳」者，俞世基得以

見到，激動不已，乃增益其它四首編成《林碧堂遺集》，并邀請當時達宦名流爲之序跋，這些序跋中有一共同點，就是對金氏詩入選《列朝詩集》驚歎不已，視之爲文苑奇事。如趙持謙（一六三九—一七八五）《跋》云：「今世代垂二百年，吾東所不傳之什，至於所不知何人，乃復得之於數千里之地外，風塵掃蕩之後，文物灰燼之餘，此殆遺還也，實我文苑異事。」尹拯（一六二九—一七一四）《跋》云：「三篇得載於錢牧齋所編《列朝詩選》者，甚奇。」韓泰東（一六四六—一六八七）《跋》云：「東人之所遺，裔孫之所未睹，而中州之士獨得以衰次之，掇取餘馥，攬擷遺英，列之文藝之林者，抑何奇歟？」南龍翼（一六二八—一六九二）《跋》更慨歎「事尤奇而遇尤幸」。最典型者，乃宋徵殷（一六五二—一七二〇）《題義城金氏林碧堂詩後》：

其絕句三首，得載於天朝錢牧齋謙益所編《列朝詩刪》，爲使价之所購來。噫！我國僻在海外，雖操觚之士掬腎擢胃，刻意推敲，其得傳於中華者甚鮮，而況林下一婦人，遣懷於閨栢之內，而乃爲大朝詞伯之所賞，編入於諸名家詩選，豈不奇且幸哉？（五三）

雖然這三首詩除《別贈》外在文獻上存在很多疑問，實爲蘭雪軒之作，但即便如此，在朝鮮人看來仍然是一種榮耀，如南九萬（一六二九—一七一）《題林碧堂七首稿後》云：「然則毋論其詩之真贋，夫人以海外偏邦林居寒士之妻，乃爲上國文苑諸公所稱道，編錄傳於天下後世，是爲盛也。」（五四）即便《林碧堂遺集》編成後，仍然只是在家族內部流傳，但上述序跋却多收入各家文集中，對於朝鮮女性在創作精神上的鼓舞，以及對朝鮮文壇在女性創作觀念上的改變，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
李玉峰約略與蘭雪軒同時，乃趙瑗（一五四四—一五九五）之妾，她的詩集也是在一百多年後，由趙氏玄孫趙正萬（一六五六—一七三九）於肅宗三十年（康熙四十三年，一七〇四）編成。正萬所編者爲《嘉

林世稿》，乃其家族三代進士高祖雲江公趙瑗之《雲江遺稿》一卷、曾祖竹陰公趙希逸（一五七五—一六三八）之《竹陰世稿》二卷及祖父近水軒公趙錫馨之《近水軒遺稿》三卷，而以《玉峰集》三十二首附於卷末，并有識語云：「李氏，宗室後裔，而雲江小室，『玉峰』其號也。有所作三十二篇，惜其湮沒無傳，茲附於卷末。」本來，編纂《嘉林世稿》乃正萬秉承其父的遺願所爲，內容亦僅爲高祖、曾祖和祖父三代文集，何況李玉峰當年還是因爲以詩代人擬寫訴狀而被趙瑗逐出門戶者，那麼，究竟是出於何種原因，導致正萬既編《玉峰集》，又附於家集之後，還爲李氏立傳，撰寫《李玉峰行跡》，着意表彰其文學才能呢？我認爲，這與衆多中國詩選收入李氏詩有直接關係。試檢諸家選本，李氏詩入選吳明濟《朝鮮詩選》十首，《古今女史》六首，《名媛彙詩》六首，《名媛詩緯初編》三首，《名媛詩歸》十三首，《列朝詩集》十一首，《明詩綜》二首，從《筆精》一書中尚可得知，其詩還被選入了汪世鍾《朝鮮詩》和程相如《四女詩》中。這一情形，趙正萬未必完全清楚，但或亦有所耳聞。他在編纂《玉峰集》時，已明確提及其中十一篇出自於《列朝詩集》，并對其中三篇作品旁見於其他文集，提出「未詳孰是」的疑問。在《李玉峰行跡》中又特別指出：「中朝人亦奇其詩，重其節，採其所作錄於《列朝詩集》中，稱之以『閨秀玉峰李氏』。……不惟名播於東土，終爲天下人之艷嘉。」吳明濟的《朝鮮詩選》、汪世鍾的《朝鮮詩》多爲當時朝鮮人提及，趙氏或亦寓目^{〔五五〕}。總之，正萬此舉正是受到中國選本刺激的結果，畢竟這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，也就堂而皇之地將《玉峰集》編入《嘉林世稿》之中，并刊刻行世。

其實，東國選本之入選女性詩歌是從許筠的《國朝詩刪》開始的。此前的選本，存世最早者爲高麗時代崔瀼（一二八七—一三四〇）《東人之文》（僅存《四六》十五卷），其序文見徐居正《東文選》，自謂「欲觀

東方作文體製，不可捨此而他求也」^{〔五六〕}，他是抱着「文章華國」的動機編纂此書的，故閔思平（一二九五—一三五九）云：「東人文數卷，拙翁手自撰。觀其用意深，奚啻比騷選。所以欲刊行，要令華人見。」^{〔五七〕}後來的若干選本，如趙云佐《三韓詩龜鑒》、金宗直（一四三一—一四九二）《青丘風雅》、《東文粹》及徐居正《東文選》等，都含有彙集東人作品的用意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們也看不到任何女性作品的影蹤。《東文選》多達一百三十卷，其中詩歌部分占十九卷。雖然在卷四收錄了真德女王的《織錦獻唐高宗》，其作者却署作「無名氏」。申用溉（一四六三—一五一九）等編《續東文選》也同樣不收女性作品。以此看來，《國朝詩刪》選入金氏、曹氏、楊士奇妾、李氏、伽倻仙女以及蘭雪軒詩，在朝鮮選集史上不啻為一種革命。但由於許筠被處死，其著述也遭受厄運。以《國朝詩刪》而言，朴泰淳（一六五三—一七〇四）為刊刻該書所撰序文中即指出：「筠既誅死，是集與其所著述殆至湮亡。好事者間或收錄，而以其出於筠也，莫肯有表章之者。」^{〔五八〕}而此書在肅宗二十一年（康熙三十四年，一六九五）刊印後，在二十六年（一七〇〇）就險遭毀板的命運^{〔五九〕}。因此，就對東國文學選本的影響而言，我們不必誇大《國朝詩刪》的作用。而從南龍翼《箕雅》（一六八八年編）開始，朝鮮文學選本中多選入女性詩是一客觀事實，這與明清時代文學選本的刺激和影響是分不開的。南氏《箕雅序》云：

至若草野韋布之咏，亦皆旁搜而并錄，暨其羽士、衲子、閨秀、旁流及無名氏之類，一依《唐詩品彙》例，各附其末。^{〔六〇〕}

共收錄女性七人三十七首之作，即許氏二十五首，曹氏一首，李媛四首，楊士彦妾二首，黃真一首，妓翠仙二首，妓桂生二首。宋相琦編《東文選》（通稱《別本東文選》，一七一三年編）^{〔六一〕}，共收錄女性五人十九